

## 二月的花海

李炳锋(济南)

农历二月，春风和煦，暖阳融融。山川河流从睡梦中醒来，大地开始蒸腾，袅袅的地气冲破寒冷的阻拦与天空拥抱着，催得万千花草树木尽绽芳华，像十八岁的姑娘，一天一个样儿。在这无穷的变化中，最抢眼的当属那万紫千红的花了。

看吧，玉兰开了，榆叶梅开了，杏花开了，连翘开了，桃花开了，樱花开了，海棠开了，丁香开了，梨子开了，紫叶李开了……花儿“躁动”了！它们一个个地比着气势，比着艳丽，比着精神头儿，一时间，角角落落盈眼的都是花朵，感觉所有的花儿都挤进了二月，整个二月成了花的舞台，成了花的世界，成了花的海洋。

在所有的花儿当中，玉兰是个急性子，堪称报春的领头者。它不等脱下那单薄的冬衣就拉开了花开的帷幕，给刚刚度过漫长冬季的人们一个惊喜。在北方，最常见的当然是白玉兰和红玉兰了。当第一缕春风吹过，那光杆的树杈上还没有一点叶子，还带着一个个猫耳般的干瘪的蒂，硕大的玉兰花就迫不及待地盛开。一旦开了，瞬间就成了一片花海。白玉兰雪白雪白的，白得耀眼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树上又挂了一层厚厚的雪呢；红玉兰妖娆多姿，远看像落霞坠地，近观似彩蝶起舞。从树的一侧端详着成片的玉兰花，你会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，白玉兰那圣洁的气息，那婀娜的神态，会让你瞬间想到高贵，想到美好，想到少女的清纯，真乃“香醉往来人”呀！红玉兰那乍放的美丽，那澎湃的激情，让人想到彩霞，想到诗，想到怒放的生命。

可又有谁知道，就是在这高贵、美好、激情的背后，玉兰走过了怎样艰辛的路？朋友讲，从江浙一带往北方移植的过程中，娇贵的玉兰必须先要在山东境内滞留三五年，在这里完成环境的过渡，顿顿神儿休养生息，才能嫁到北方嫁到塞北，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存活。

紧随玉兰登场的是杏花。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杏花一旦开了，所有弯弯曲曲、粗粗细细的枝枝杈杈上都挂满雪白的小花儿，把整个天地渲染成一个洁白的世界，白得无瑕、白得没有任何空隙，密密麻麻的白让人分不清哪是花儿、哪是树儿，撞得你心热、撞得你眼疼，让你徜徉花林不忍离去，有醉酒当歌的冲动，生出快意人生的情怀。杏花自始至终都是白的，不像玉兰花那样还会有红色、紫色、绿色，杏花用无瑕来捍卫自己的纯洁。它娇柔却不脆弱，早早盛开，是为了保证在麦收前后让人们吃上甜美的果子。

正当玉兰、杏花盛放之际，樱花猝然怒放。它开放的时间仅有七天左右，尽管来去匆匆，但在这短短的七天里，每朵花都在竭力展现自己的风姿。无数绽放的樱花生成低垂的、凝固的云，面对这辉煌、这绚烂，连天幕都为之逊色，远远地隐退了许多，变得高远起来。樱花把生命力发挥到极致的美，不仅体现在盛开时的绚丽多姿，还表现在凋落后的凄美决绝。花瓣如雪纷飞，绚烂至极，归于平淡。每当看到樱花，就让人想到人生的易逝，想到生命应有的灿烂。在永恒浩瀚的宇宙中，生命的存在是那样的渺小和微不足道，怒放又决然离去的樱花，告诉我们生命可以美得如此惊心动魄。

海棠花姿高贵，红与粉的花瓣水润娇嫩，惹人怜爱。与多数花木不同，海棠先长叶后开

花，嫩叶将花苞轻掩，静待数日才缓缓绽放，绿叶默默衬得花朵愈发娇美。在透明的风与海棠嬉戏的当儿，不经意间，那深红浅白的桃花也开了，阳光下尽情地舒展妩媚的腰肢，蜂蝶在她的身边飞舞，亲吻着她的芳容。有些桃花花色浓艳，红得夺目，引得周遭花木黯然失色。世人常谓桃花轻薄，而我却更易联想到薄命红颜，徒生几分怜惜。

紫叶李的蓓蕾是红棕色的，看似灰暗，待洁白小花成串绽放，才知那暗沉不过是铺垫。花一开就是一串，多得如繁星，你怎么数都数不过来。榆叶梅也一样，如果你不仔细辨认或不是内行的话，很容易把它与紫叶李混在一起。碧桃儿更是叫绝，不知它从哪里借来的力，那粉红色的花儿怎么开得这么密？它们依附在那些枝枝蔓蔓上，密得透不过风来，密得好像给树穿上了一件粉红嫁衣，说不出的风流妩媚。连翘花色明黄，胜过蛋黄，在阳光下格外夺目。继蜡梅、迎春之后，撑起春日里的金黄主调，为二月增添热烈吉祥的气息。还有一种黄让人舒心、让人震撼——那就是油菜花了。这些来自南方的使者，在北方也活得甚是滋润，也在二月里凑着热闹。它们的到来，一改北方原野单调的色彩。它们漫无边际地开着，气势与刚刚返青的麦苗抗衡着。没边没沿的黄花，让阳刚沉毅的北方原野因此多了些阴柔明快的美。

二月将尽，当人们熬过一次次倒春寒的时候，就会突然发现天地间怎么又降下一场雪？洁白洁白的。其实，这哪里是雪呀，是花，是一种叫“二月雪”的花。它的盛开，可以说使得二月的花海更加丰富，更加气贯长虹，更加波澜壮阔，就像一篇文章有开头也有了结尾，是美丽的结尾。它是二月的最好总结。与之相伴的金银木，也在月末绽放，碧绿的叶子上像飞着一群蝴蝶。梧桐树也开花了，花由淡蓝变成白色的过程中，充满了野性，有着“高大帅”的味道。

赏花之余偶有感慨，花木似也偏爱热闹之地，城中花开往往早于乡间半月，仿佛知晓城里人更有闲情雅致。二月里正是农事最繁忙的时节，农人无暇赏花，一心牵挂越冬麦苗的返青水，筹划春耕与一年生计。然而，花儿并没有忘记这些无心赏花的农人，那些生命力像农人一样顽强的野花儿在沟边溪畔、路旁山坡正五颜六色地吐出自己的芬芳。大花野豌豆、白英、荠菜、鹅绒藤、麦蒿、栝楼、圆叶牵牛、何首乌……它们或婉约在绿叶间，或婀娜在高枝上，或娉婷在草丛中，自由自在地摇曳春风，用遍地花开召唤着春天，向劳作者致敬。其实那些矗立在田地周边的杨树、柳树、榆树最懂得农人的心事，它们也是开花的，那就是树芒、树钱了，它们与大地与麦苗是同一种颜色，那就是最朴实最充满生机的颜色——黑色和绿色。

二月里，每当看到五彩缤纷的花儿，我就想到了生命，想到了人类。不知是先有了花，还是先有了人？千花千孔，万人万面，参差百态，但有一个定律是不变的，那就是谁也改变不了谁，各有各的归宿，各有各的命运。

花无十日红，花开一瞬间。不过请相信，所有花儿美丽地绽放过后换来的都是枝繁叶茂，果实累累。

## 快递员小波

梅南频(江苏)

大年初一，天刚蒙蒙亮，小波夫妻俩就如平常一样，起床后把两个熟睡中的孩子抱到半旧的面包车上，和往常无数个清晨一样，准时赶往快递收发仓库。一年365天，风雨无阻，他们的作息早已和快递站的运转牢牢绑定。

分拣点的灯光，是这座城市最早亮起的温暖。成堆的包裹像小山一样，大小不一，轻重各异。小波和妻子默契地分工，扫码、分类、装车，动作娴熟利落。手指在快递单上快速划过，目光专注核对地址，随后将不同小区的包裹仔细分装进特大号蛇皮袋，一趟趟搬上车。

小波负责城中心多个小区的快递配送，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七年。七年前，他从云南老家来江南，人生地不熟，工作难找，索性沉下心来扎进快递行业。妻子是江苏宿迁人，为了兼顾家庭，放弃其他机会，夫唱妇随陪他打拼。一家四口日子不宽裕，常常在小区快递窗口扒拉一份快餐充饥，但夫妻俩脸上总挂着憨厚的笑容，没有半分对生活的埋怨，所有风雨仿佛都能被这笑容融化。两个小男孩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环境，只要在父母身边就感觉到温暖。

小波的朋友圈满是阳光，没有一句抱怨。有时是清晨的朝阳，配文“新的一天，元气满满”；有时是孩子车上的笑脸，写着“有你们在，再累也值得”。这个三十多岁的云南小伙，长着娃娃脸，一米八的身高，心思却格外细腻，烧饭做菜、照顾妻儿样样周到，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。即便送快递奔波到疲惫，他也坚持自律，清晨给自己打气“又是被梦想叫醒的一天”，深夜再忙也要跑步健身，实在没时间就在家练拉力器。

至于生活和志气，他似乎很少羡慕别人，亦不攀比，他的观念是：“别人从地面爬到山顶很厉害，但你从深渊爬到地面一样厉害。”他对自己近于苛刻，唯一负疚的是，对不起这两个孩子，没能给他们更安逸的生活。

这个新年他又不能回老家了，快递不放假，他们只能抓紧时间快配快送，好不容易挤出下午及晚上一点时间，带孩子去森林公园和八百伴转了转，给孩子们买点吃的玩的，心里也有些安慰。看到他们一家灿烂地笑着坐在观光车上，他说：“春天适合开花，我们适合开心，多看大自然，少与人纠缠，趁阳光正好，把快乐打包。”“打包”这个职业术语，被他用出了独有的浪漫与乐观。

对待工作，夫妻俩格外用心。业主寄发快递时，许多物件基本都是裸包，但接件后，他和妻子都会一层层、一件件认真包好。我问他，你不嫌麻烦么？他回答，这叫专业的事情由专业的人来做，必须的！看得出，这小夫妻俩对快递这项工作非常热爱投入，他们把奔波的辛苦藏在心底，把乐观和温暖展现给世界，用勤劳的双手撑起一个家，用脚步丈量着生活的美好。

小波夫妻俩，是这座城市里最平凡的快递员，也是最了不起的父母。他们的日子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，只有日复一日的奔波；他们的生活，没有锦衣玉食的安逸，却有一家人相守的温暖。天不亮出发，摸黑回家，风雨无阻，节假日不休，可他们心里，始终装着阳光，装着希望。那辆半旧的面包车，载着包裹，载着孩子，也载着一家人滚烫的日子，在平凡的岁月里，开出了最温暖的花。